



菊池純編輯
 國史畧
 二編 三

リ 5
 5085
 3



5085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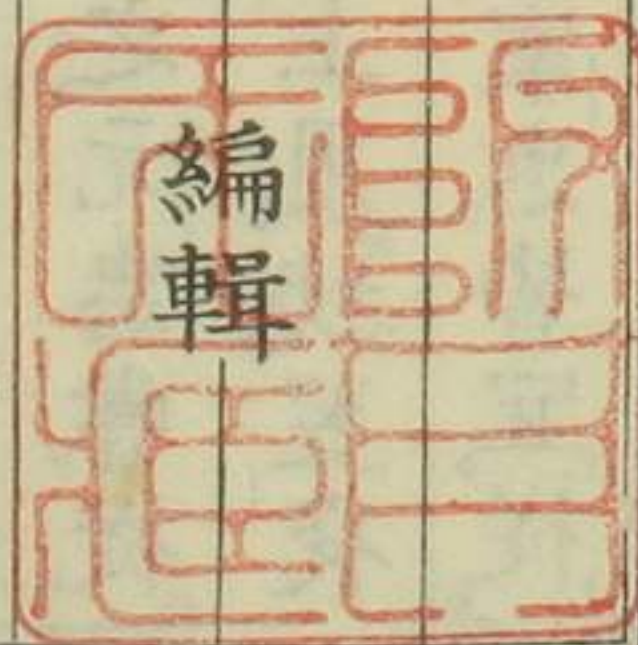


國史略二編卷之三

平安

菊池純

編輯



慶長五年

有鼠巢馬尾

五年庚子。春正月。家康在大阪。受諸將參賀。上杉景勝使藤田信吉如大阪。賀正。家康召信吉。戒景勝。西上。厚賜遣之。信吉反命。每有軍議。輒固諫。直江兼續忿。欲殺之。○二月。德川氏牙騎有鼠巢其馬尾。人異之。或援文治故事。以為亂兆也。○毛利輝元至大阪。與家康約曰。自洛以東。君制之。自洛以西。吾制之。協心戮力。以輔嗣君。家康從之。輝元復還國。○三月。信吉盡室來歸於德川氏。事乃發覺。是月。家康令增田長盛。大谷吉隆。促景勝入覲。景勝稱疾不來。而東北諸國爭上變。告景勝有反形。乃

國史略二編卷之三

五車叢書

令伊奈圖書再往詰之。景勝反疏家康背盟十罪。夏四月。復令僧承兌以書諭兼續。五月。兼續復書。書辭悖慢。家康大恚。遂決意東征。令諸道治兵。以七月會江戶。○十一日。戒嚴。家康與秀忠自白河口。伊達氏自信夫。佐竹氏自仙道。最上氏自米澤。前田氏自津川。刻期同進。○堀氏老堀直政進言曰。白河之道絕險。所謂一夫當關。千夫不過者。恐難於進。宜為之計。家康曰。彼執一鎗。我亦執一鎗。何難之有。乃下令諸侯伯治兵。以來月會江戶。○十五日。秀賴造西城。祖道明日家康自至伏水。以鳥井元忠為留守。以松平近正。內藤家長。松平家忠副之。元忠嘗從三形原之役。傷股而跛。及老益艱步履。於是聽堂上用杖。翌夜入謝曰。留守之任。臣與近正足矣。東征重事。家長家忠皆宜從。

彼執一鎗我亦執一鎗

鳥井元忠留守伏水

行家康曰。京畿不保。無變。四將吾猶以為少也。元忠曰。無變則已。苟有變。則此城先被兵。孤立無援。臣當死以報國也。何多遣人。為家康慰勞之。曰。吾童時質于駿河。汝自參河來侍。益十二歲矣。今何老也。留而與談。至夜半。元忠曰。明朝早發。君少就寢。因辭曰。臣以此為永訣。亦不可知也。將起。足益痺。家康命侍者扶出。目送攬涕而入。中井積善曰。懿哉。君臣相與之厚也。其乎。元忠蜜勢而量敵。內府擇器而善任。咸可嘉尚焉。抑元忠既決志于死。而雍容如是。可不謂偉丈夫耶。十八日。家康發伏水。譜第將帥在者盡從焉。至大津。見京極高次。賜物。及其諸臣。以其弟高知而行。及石部水口。城主長東正家請饗之。或告其有異圖。乃微行。夜過城下。正家大驚。追及土山。謝罪。家康溫言遣歸。沿道將士。以次饗之。至駿府。府主中村一氏以篤

家康下
軍令十
三條

疾辭行使其子一榮從軍軍至箱根秀忠使大久保忠隣本多
 正信來迎○秋七月二日至江戶諸城主應期而會者百餘人
 家康大饗內外諸將休士馬數日因下軍令十三條曰母鹵掠
 母蹂躪母縱火母強買母私謀母越伍母風馬母減長松母混
 輜重母競津梁母取捷徑母顛徙次舍母違護軍節度或不用
 命邦有常刑罔有攸赦○三成候家康之東也曰吾計中矣乃
 議舉事時大谷吉隆在敦賀亦欲從軍至近江見三成曰日者
 內府脫子於阨子宜東行報恩三成曰我與輝元合謀糾合西
 諸侯之兵尾擊內府子寧忍棄舊交乎吉隆曰方今之時誰敵
 內府者忘息背義軍必無利矣三成不聽吉隆大息曰吁子而
 有此謀盍發告我我託送內府率兵從之與長東大藏夾擊之可

使家康
赴手關
東是放
虎還山
也

一擊而獲今已東矣是故虎還山也乃辭出既而不忍棄之遂
 還佐其謀與俱至大坂見增田長盛定議撤西國諸侯徵兵遣
 僧惠瓊於安藝諭輝元輝元欣然投袂而起將兵四萬即發馳
 至大坂三成推為盟主浮田秀家嶋津義弘鍋嶋勝茂小西行
 長長曾我部盛親等黨之兵凡九萬三千餘中井積善曰黃門
氏忌賢叔遺戒信
 姦夫簧言甘為戎首爭衡於中原卒以貽異日衰弱之殃當是
 時保守四境修其政刑審天下之變以決去就則十國之封孰
 如股削豈不惜乎惠瓊一言誤國之罪亦有不吝者書曰仇
 仇勇夫射御不違我尚不欲惟截善論言俾君子易辭我皇
 多有之可為藝之明監矣○惠瓊本東福寺僧也後住藝州安國寺為輝元
 所崇信太閤引參謀議竟與三成等比周作亂云○時東西諸
 侯妻孥皆在大坂三成收之城池中田輝政妻為家康女加藤
 清正娶水野忠重女與黑田長政妻並為家康養女其族人留

守者皆以計脫之加藤清正妻亦在大阪城中三成欲收以為質子其傳竹田家正大木土佐預度有變使

梶原某伴為病羸求醫治者暖帽重裘屢出入城門者習慣不復加誰呵又令舟子操輕舸以善其先後邏兵慣見不復咎

之既而清正手書至欲令夫人脫圍大木等潛置夫人於梶原衾褥下昇而出城大木尾之抵轉法港乘輕舸疾走行未數百

步邏兵覺而追之不及遂遠肥後未幾關原大捷海內一定清正賞大木增其祿秩

○三成遣人圍細川氏邸忠興妻明智氏光秀女也先是豐臣秀吉悉置列侯妻子

於大阪以為質至石田三成倡亂與諸將胥議以為徒質於城

中則諸侯皆歸大阪是使德川氏孤立無援也乃先遣使細川

氏邸曰方今物情騷然夫人及諸公子宜入城備不虞也明智

氏使老職某應之曰忠興從軍赴關左使臣等守之妻之在邸

猶在城也願勿徒三成不許使者三反明智氏峻拒不肯三成

大怒將遣兵圍之忠興姑武田信繁之室也武田氏凶大姑歸

石田三成徒質於城中使德川氏孤立

妻之在邸猶在城

明智氏令其侍女赴關東告變忠興

在邸年七十餘長子忠隆室前田利長之妹與浮田秀家之室

為兄弟明智氏謂姑曰若有變妾將與婢僕俱逃君年老艱於行

步須及今與忠隆婦避浮田氏又呼所愛侍女阿霜曰敵兵至

我將死之汝粗服作賤婢態見邸中火起即逸去抵關東見吾

夫君告之乃賦國歌一首付之召老職河喜多石見小笠原松

齋等隔窓而告之曰往吾父弒織田公夫君怒謂我曰外舅殺

君逆莫大焉我不逐汝是黨逆也天下其謂之何俄離婚使十

數人送至丹波三戶野村潛居數年邑民罵我為逆賊之女我

不勝愧憤輒欲自殺但與一郎尚幼因欲待其成立而還之然

後行吾志故忍耻偷活以至今日先是豐臣公使夫君再迎我

實意外之幸也其後豐公張散樂召列侯夫人觀焉又有醍醐

忠興妻
明智氏
刺殺其
兩兒死

看花之宴我亦與焉。皆稱病不赴者。欲不失節也。吾分必死久矣。今遭此變。又何足驚。老職石見等皆感涕而退。闔門堅守。有頃敵眾圍邸數匝。矢砲競發。明智氏呼兩兒撫其首曰。汝曹其慎聽之。生于將家者。當死不死。反受辱。今敵已逼。吾與汝俱死。勿怖。乃拔匕首刺殺之。時男十歲。女八歲。又命侍女取暑衣裹面曰。婦無夫命。不可使人見。顏乃自殺。松齋縱火焚邸。乳母二人。侍女四人。並投烈燄。從臣亦皆自殺。三成聞之大駭。以為諸侯夫人皆如此。則是為德川氏驅諸侯而歸之也。事遂寢。由是列侯夫人皆得免。忠興聞變。又視絕命詞。悲歎憤甚。後遂從德川氏。與三成戰關原。建殊功。封大國。蓋亦由明智氏死節之烈云。○菊池純曰。大凡古今閨黨慧婉貞淑。能守柏舟之義。而不失關雎之德者。太如共姜。以至於軻親陵母。諸人留美譽於

竹帛無芳。裕於後昆者。弗遑口數。而吾邦亦有與之相比肩。不多遜者焉。袞袞於渡邊。且靜姬於源判官。其他幸田之母。原氏之親。其節烈使義不知。白刃水火。可懼視。死如歸者。亦不遑指屈。其尤翹翹者。則為明智氏。抑光秀弑其君。殺其母。天人所不容。固不待言也。而其女明智氏。以逆家子。為其夫所逐。流離屯遭。具嘗艱苦。既而豐公憫其苦節。媒而歸。復其夫家。誰得不謂之再造之幸福乎哉。雖然。明智氏貞烈。豈偷活草間。以利富貴者邪。獨忍辱含垢。以至於今日者。不獨其子幼。狹能然。蓋有待。可死之時也。今夫督東行。三成謀反。威以甲兵。此可死之時也。故從容指畫。豫脫其姑婦。一死以挫姦賊。心膽以決夫婿。向背。比諸軻親陵母之貞。且烈。有過無不及也。夫以替瞽為父。而有舜。以鯀為父。而有禹。今以叛賊亂臣之光秀為父。而有若明智氏之賢。明智氏一死。庶幾足以洗雪其父兄闔族。亂臣賊子之名邪。孔子嘗謂仲弓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不捨。嗚呼。光秀而有此女。美翅驛角之犂牛。子而已哉。宜矣。其為山川鬼神所寵禮耶。
○三成欲使輝元居西城。矯秀賴命。諭我留守佐野正吉。正吉潛出諸姬侍東之。自奔伏水。輝元乃徙西城。○三成以兵勢既振。議進取。欲先攻伏水。令增田長盛遣使諭鳥井元忠曰。大兵東下。將先攻伏水城。

鳥井元忠決志於死雖有百萬敵不敢逃避

城本豐臣氏之有也。子棄而東，誰得誹議？吾受內府眷顧，又與子親善，故相告也。子速決計。元忠答曰：我知受君命而守，不知聽他人令而走也。足下誠念舊誼乎？則當見勉厲。今乃示以走路，殊非所望。德川氏不之於人，而我輩特受此任，固決志於死。雖有百萬敵，不敢逃避。使者再至，有刃而已。長盛攬淚曰：惜夫！令一名臣死，元忠乃馳使關東，告變事。部署諸將悉定，守備兵厯二千。木下勝俊在城內，不自安而出，投父家，定於京師。佐野正吉請入守內藤家長，責以前日棄守。正吉曰：我日不死於大坂者，以諸姬故耳。今將死于此，以白吾志。衆壯而納之。○菊池野正吉雖無翅大坂終能奮翼伏水可謂東隅失之桑榆收之者 ○茶商上林政重菴素受德川眷顧亦請入城以茶筥為號 ○十九日，家康命秀忠出師，是

水野和泉守

日盜刺水野忠重於池鯉鮒。河參時忠重置酒堀尾吉晴在坐，倚柱而睡。吉晴驚起，立斬之，報至小山。曰：吉晴殺二人，家康不懌。吉晴子忠氏從，秀忠衆欲執之。秀忠曰：吉晴忠良，必無是事。忠氏亦佳士，是必謬傳也。已而得實，衆服其明。益盜則石田氏所使，利井重茂者，忠重子勝成從在軍。家康命承後還，撫其衆。○菊池純曰：明主之為明，常及耳目，所謂神而明之者，是以躬不出門庭，坐在一室，能燭四海之外，如目覩而足踐，弗謬絲毫，確可據者，逆逆而有焉。昔者建久中，泰衡奮臣，大河兼任，畔據出羽，由利維平逆戰死之，葛西清重上變，謬報曰：由利維平奔，攝公成死，賴朝曰：維平非奔者，公成非死者，驗之果然。今台德公亦能知吉晴父子不置疑其間，與賴朝所為暗合，冥契如谷符節，吾故曰：明主之明，常及耳目之外，神而明之者也。 ○初，勝成少而勇悍，不羈從軍，屢有功，已而得罪於父，出匿京師。忠重怒絕之，勝成遊西國，殺人凶命者數四。既而間行反京師，會伏水，夜驚馳抵家康第，請自

效家康悅祿之喻忠重宥罪相見至此有此命。○京極高次陰圖城守西軍頗疑之令人責任子高次不肯重臣僉曰大津孤立難遽告絕乃出子質焉。○二十日大夜諸軍圍伏水兵凡四萬松平家忠戰不利乃收兵固守。○西軍又遣兵二萬攻細川藤孝于田邊。後丹小野木重勝將之時忠興從東征藤孝留守出雲人三刀谷孝智豪武善鬪素與藤孝善西軍誘以厚賞孝智陽許之率其徒五百奔田邊藤孝大悅并力防禦西軍不能拔築長圍守之。○細川藤孝號幽齋最善和歌家藏古今集秘訣藤原為家所筆知仁親王深惜其為兵燹所焚滅遣使求之獻諸禁內西軍將谷衛友嘗受和歌於藤孝又思歸順銳而不丸故城兵少死傷無幾。敕前田玄以媾和解圖。○二十一日家

細川幽齋
古今集

德川氏
取天下
正在今日

康發江戶二十四日進次小山。上秀忠既抵宇都宮遣本多正信候駕會伏水使者間行上變內外大驚秀忠自宇都宮還秀康自結城來親信將士皆會焉本多正信曰從征諸侯其質盡在大夜必不為我用為今計者宜速班師悉罷外兵塞函根以觀天下變并伊直政進曰德川氏取天下正在於今日臣聞天與不取反受其殃即狐疑不前區區守一隅非臣所知也作色而出秀康曰直政言是也宜留一要將而西上家康頷之使秀康出迎直政入畢前議且日下令盡會諸侯于小山使并伊直政本多忠勝傳命曰大夜將吏與景勝通謀彼挾質子而託言於幼主諸君縱知其奸亦情義之所難違即欲歸西軍者宜速解去吾毫無所憾焉諸將相目未有所答福嶋正則進曰三成

近日必以三成等頭為下物
德永左馬介壽昌知兵矣

首事非幼主所知。臣等焉受其願指。以敵足下哉。願充前驅。殄滅姦黨。黑田淺野與細川池田等皆然之一坐翕然。無復異辭。者。家康悅饗之。詢以方略。諸將答以西討。正則引滿舉白。屬長政曰。近日必以三成長頭為下物。家康出面謝。諸將曰。公等先行。我亦當繼往。賜正則驪馬。以為先鋒。賜德永壽昌駱馬。以為鄉導。○家康謂壽昌曰。子知兵矣。今日之事。勝敗如何。壽昌曰。雖諸侯伯舉敵足下。而各自爭威。號令不一。敗形已覩矣。家康曰。然。凡勝敗之決。在於元帥。我雖無似。又更事者。諸君苟聽我約束。吾平天下。不出五六十日矣。○直政忠勝請間曰。諸客將之意。未可測也。藉第令無他使。此輩下手。以得成功。異日必曰。我輩取天下。以授德川氏。臣為主公羞之。請以臣等充監軍。

子又發故態乎

當率以往焉。乃許之。○大和人柳生宗矩。世食邑于柳生。和自秀吉時。失邑家居。至此從軍。家康命歸鄉。召募義勇。以從。及事平錄其功。復舊邑。○宗矩勇多智畧。最善擊劍。為將軍家光所信。任家光常謂左右曰。欲知治國之要。宜當問之。宗矩宗矩老病。家光親臨慰問。之正保三年三月。發于家。奏請追贈從四位下。蓋異數也。○初伊達政宗在大阪。請先馳歸。以備會津。家康笑曰。子又發故態乎。事平當賞以地。慎勿遽戰。政宗歸國。即襲取白石。報捷於小山。家康使中澤主稅往告西事。問其去就。政宗誓不貳。主稅曰。寡君有別命。請與群下熟議。筵三日。而後告之。政宗請速聞之。不答。明日固請。乃答曰。寡君有命。曰。第速收兵。慎勿與景勝爭衡也。我將留兵小山西上。彼聞我去。欲尾擊。慮公在後。必不敢動。其功反倍。血戰。我捷。西軍而來。問罪會津。則一舉可殲也。政宗曰。吾力

事平當以會津百萬石授公

戰取此城無故而棄之恐速人嗤笑主稅曰是寡君所以丁寧也且勝敗不可必苟有敗衄彼席新勝之勢大舉西上四近皆叛一時響應其鋒豈易當乎願熟計之苟見聽從寡君更有密旨政宗沈思久之乃問曰密旨何如主稅耳語曰事平當以會津百萬石授公政宗大喜收兵歸大崎○佐竹義宣觀望兩端陰遣梟將車猛虎率兵救景勝及西事起益修守備諸將請討之家康曰且置諸石田本也佐竹末也苟覆其本末其患不靡乎乃使平岩親吉統下總諸豪以備之○家康命結城秀康留守會津秀康曰兒願効力西討何留守為家康曰汝年少不知留守任重耳且諸侯置質江戶非汝莫以繫群心秀康猶不肯請以弟忠吉代焉家康作色曰汝畏景勝邪秀康乃頓首曰兒

不使景勝出白河一步

山内一豐妻聲糾

留兵苟許兒以大將則不使景勝出白河一步大人勿復憂本多正信拊其膝曰壯哉郎君無論為大將家康亦泫然流泣取一甲授之曰是我少小所被未嘗視背於敵今以附汝也秀康拜辭以萬人陣于宇津宮令東北豪傑皆受其節度○山内一豐之室自大阪馳使告事以路徑敵中擘書為笠糾一豐得之不解而獻家康嘉其忠誠還之曰猶觀也一豐又諮堀尾忠氏曰子何以表志忠氏曰欲納城耳一豐抵掌曰善矣乃自納其掛川城於是沿道諸將皆傲之爭致城自武藏達美濃家康大悅○初山内一豐猪右衛門筮仕織田氏也適有東國人来取名馬者安土將士皆驚其神駿然為價貴之故不能購也販者將牽馬徒還一豐見之不勝流涎歸家自嘆曰痛哉貪也我當事君

一豐購良馬博五百石皆外家之惠

猪右何所獲此乘乎

之初獲此名馬以見主公者不唯一豐一人之榮抑亦織田氏之榮矣其妻聞之就問價曰黃金十兩矣妻曰夫君必欲獲之妾能辨焉乃取金於鏡匳致之一豐前一豐喜且恨曰比來貧困卿所熟知而卿絕不言有金何其忍之甚耶妻曰夫君言亦有理顧昔者妾之來嫁也妾父自納之鏡匳戒曰汝勿以夫家貧窶費此金必有關係夫君大事然後用之妾聞近日京師有簡馬之舉今夫君而獲此馬是一世之榮而所謂大事無乃此耶是以及之耳一豐泣而謝曰卿之惠與舅氏之恩海岳高深無物可方遂購其馬無幾簡馬之期至矣一豐乃騎而入京風骨峻爽奮鬣一嘶信長望見不問而知為良馬大驚曰猪右何所獲此乘乎一豐具告其故信長歎曰我家多士而不能購一

馬洵為上國之耻汝落魄歸於我乃能為此非常之舉以洗雪我耻武夫用心不當如此耶一豐釋褐五百石於是增為千石

遂以見任用

○大槻崇曰後來石賊之反夫人齋藤氏肇書為

二十四萬石之大封職此之由山内氏何外家之福之多耶○菊池純曰戰國之時武人皆以馬為要具先登殿後顯名建功者唯馬是由焉獲焉者以為榮不獲者以為辱景季高經之於池月磨墨是也義經於太夫黑是也本多忠勝於三國驪是也今一豐所購得之馬雖非池月磨墨之匹意者其為神駿良驥可知也而以富強日盛之織田氏無一士購之者此右府之大所耻而一豐以落托一浪士購織田氏將士所不能購得之馬以雪上國之大耻其功反有勝於殿最者也以予觀之右府賞以五百石猶恨其少也舉萬石授之不足以為過分也史稱秩後予代其勞如重忠可謂能知愛馬者也○家康患岐蘇絕險問計群臣本多正信

建策擢木曾氏遺臣山村良勝千村吉晴歸徇木曾山中饗應戍兵皆遁命遠山友次徇東美濃取其故邑西尾光教以美濃

欲東者
東欲西
者西

兵來歸。○真田昌幸赴會津。至大伏。而大敗。檄至昌幸。召二子。謀之。信幸曰。吾受關東殊遇。請東矣。西軍即敗。吾為父弟乞命。幸村曰。太閤舊誼不可背也。寧西而死。不東而生。昌幸曰。欲東者東。欲西者西。而吾與西者也。乃遣信幸之江戶。而自與幸村以兵三千歸上田。○初。信幸之發師也。其妻本多氏謂之曰。妾眇然婦人。何足以論大事。然竊察阿舅之心。殆不可測也。方今天下繹騷。雖父子之親。安保其無他志。良人宜思之。信幸默然。至是。昌幸意果變。中道而還。過沼田。沼田。信幸治城也。昌幸遣使謂其婦曰。我欲見兒孫。且息勞。請入城而宿焉。婦問曰。阿舅何遽歸也。使者曰。使命倉卒。臣不知其故。又問。良人俱歸乎。曰。惟介弟左衛門君歸耳。於是辭。使者曰。良人不同歸。是必有故。

信幸之
妻本多
氏令士
卒守城

平日節
用者方
備今日
也

妾雖婦子。稟夫命。守城願阿舅館于市。妾不敢私開門。若強欲入焉。妾焚城自盡。然後可入也。遂命士卒登陴。列弓鉞。本多氏怕首提眉。尖刀指麾之。昌幸聞報。歎曰。真將種也。是日。昌幸軍無程而至。皆疲欲休焉。而慄慄焉。如在敵國。急遽飲食。不宿而還上田。○三成之檄達西海。黑田如水哂曰。豎子無能為也。時適修城。惶遽命停役。曰。吾守在四境。當愛養民力。以圖進取。如東師不競。敵薄我城。雖有金湯。亦何益。衆乃服。長政多率將士。而東留守之人如水。乃傾帑藏。招客募兵。客有冒名。再取幣者。有司欲詰之。如水曰。是其人貧窶。不辨軍裝。爾我平日節用者。方備今日也。一士不可失焉。於是士爭赴之。○伏水受圍旬日。捍禦甚力。西軍益用大礮巨煩。攻擊十晝夜。城中有甲賀人長

甲賀人
為內應
陷伏水城

東正家部兵與之相識。浮田秀家命射書於城上。誘其內應曰：不聽則磔汝。擧八月朔，甲賀人縱火松城。西軍鼓噪而登。上林政重死之。秀秋攻名越堡，松平家忠、松平近正力戰死之。嶋津義弘逼西堡，內藤家長開門而射，殪十餘人。被創退入。從容作書附一卒曰：汝潰圍達之關東，遂縱火自殺。其子小一郎與安藤定次、佐野正吉、山岡甫安皆死之外城。已陷烏井元忠之卒，勸其自殺。元忠曰：未也。殺敵一人，亦非報國乎？乃嬰壁亂射，殺傷過當。敵發火箭，焚樓櫓，隨撲隨燎。元忠知不可守，麾兵二百開門血戰，七合七克。敵眾群進，我兵皆斃。至廝養之卒，無不戰死。元忠杖籬刀，踞階而息。敵人雜賀重次踰屍而進。元忠曰：吾本城大將也，來取首。重次橫鎗揖曰：臣微者也，不敢當。君請自

及元忠乃使重次扶解甲，自割腹而死。年六十二。重次剽而裹之，傳于大坂。賈人佐野某四郎右衛門竊元忠首，葬之。知恩院為建

精舍，名曰龍見院。○雜賀重次後仕於中納言賴房，遣使元忠

又當時鎧仗藏而傳于家，欲見先考遺物，願得奉還之。忠政大喜，乃請一見。重次持而詣忠政家，忠政自迎之。其門外延而置上席，向甲仗再拜，誓首且泣曰：是猶再見先人也。因大饗重次，厚禮而送之。明日遣使於重次，贈還其鎧仗，謝曰：疇昔幸獲見先人遺物，為惠亦甚也。雖然，吾家固不之先人遺器，不腆鎧仗，非曰謝之。敢請留君家，以表其武名。爾後每歲遺絮衣五襲，忠政終身。音問不絕。賴房聞之，感賞每忠政使人來為修道路，理橋梁，又賜鱗羽，以充容處。大事如摩家，元實可謂雄偉不常矣。且受命之日，始終從容。處大事如摩家，元實可謂雄偉不常矣。且以孤兵當廿倍之衆，挑其虎柵之威，以支薦然東下之勢者，旬有餘日。武亦多矣。力竭勢極，闔城殉之。臣子之責已塞，無復遺憾焉。予也。以後事觀之，石賊不踰大垣，而東我前軍行達清洲者，夫旬月城守之餘，烈暗令之，然非唯一死之潔也。抑關原之慶財在，一月之後，天下韃索善人是富而獨俾斯諸。○是日家人不覩盛業之成，此雖其所自，分而予也。竊歎惜焉。

得伏水之報哀

康發小山四日至江戶得伏水之報哀慟恤戰死者子皆令襲封○米澤口諸侯聞伏水陷家康歸江戶也疑懼引還越後諸侯亦收兵自保越後人應景勝者亦收入津川○上杉氏將士請尾擊家康景勝不敢許其將士竊相賀曰內府西顧狼狽而回我勝必矣獨杉原親憲有憂色曰內府回軍非不得止也內府若勝則我公何以獨立乎○初家康之赴小山也遺其軍麾中路覺之從騎欲馳歸取之家康曰無以為也命伐道傍竹篠為麾柄取紙手裂之束於柄端試揮之者再曰如景勝者用此而足矣及發小山擲之地曰此亦毋用矣○前田利長與弟利政為德川氏攻拔大正寺遂欲攻北莊北莊乞援於敦賀大谷所治利長姊夫中川宗伴老於京師聞北地繹騷將如加賀加賀

家康遺軍麾伐竹篠為麾柄

內府之誼不可

人告之吉隆吉隆要而執之偽令作書給利長曰內府西上將士多叛之大阪兵逆擊之美濃走之遂發舟師將取加賀若不改圖則悔無及已利長得書疑懼引兵卻府中果遂降於吉隆○最上義光足利氏裔也以家康言其為名族也為織田豐臣二氏所寵禮義光深德之請使其次子來仕其女有殊色關白秀次納之未及見而敗義光具狀乞哀秀吉不省并諸姬誅之瘞諸畜家義光怨毒徹骨上杉景勝矯秀頼命以重幣招之義光怒曰內府之誼不可諉然以其強大且接疆陽善遇之陰圖進取南部秋田諸將會之次米澤及聞上國兵起伏水又陷疑懼歸邑義光亦退自守○堀秀治受封日淺恩威未周而與景勝以稅入相聞景勝之舉事自謂越後其舊封而奕世得士心

自吾先世出師以律

乃潛以厚賞募土豪作亂及畿甸有變土寇競起所在嘯聚衆至數萬以津川為巢窟攻上條拔之將進攻春日山秀治所秀治老堀直政逆擊却之景勝益出兵為之聲援秀治知其難猝制及聞家康旋師入江戶各固壘自守○宇津宮軍中訛言會津悉甲南下少將秀康使人言於景勝曰小子受父命居守於此不能從上國軍甚苦無事願與公一戰公能來乎抑小子當往也景勝辭曰自吾先世師出以律以衆人之弊為戒請留待內府再到十日遂撤營歸會津○織田秀信在岐阜荒遊無度及受東征命國用空竭以故不能從軍石田三成自大坂還佐和山使人脅秀信曰岐阜當東下之衝不從則壘粉矣秀信疑懼欲附三成老臣木造具康諫曰公以右府嫡孫顧役於豐臣氏

豐臣氏家奴乎

警聞至江戶項背相望家康舉動如常

家奴乎且夫小牧之役舉國翼我為今計者莫如絕三成以親內府秀信猶豫不決具康等請謀之於前田玄以玄以是時為京師所司代秀信乃遣之玄以曰速歸東軍具康馳還未至嬖倖爭勸其應西軍三成又遣偽幣百枚啗以大封秀信終與三成盟于澤山具康至嘆恨因又請誘殺三成弗聽終為西軍守岐阜尾張美濃諸城因是多屬西軍○西軍總十八萬騎其圍伏水者引而東下入美濃修大垣城以為根據使四近將士砦于犬山以援岐阜十一日三成先入大垣以迎諸將警聞至江戶者項背相望家康曰我已處置之矣舉動如常○十三日監軍井伊直政本多忠勝引前軍二十七將騎卒五萬至清洲距大垣七里相持未戰○毛利氏前部攻阿濃津城城主富田知

信受東命固守不下。長束正家招之。知信陽從之。夜斫其營。大破之。正家單騎逸。○十六日。德永壽昌與市橋長勝攻福東高須。二砦取之。以絕大垣桑名糧道。○初。鳥羽城主九鬼嘉隆使其子守隆從東征。既而與西軍通。守隆西上。聞之。次畔。棄遣使勸以歸順。嘉隆怒。逐使者。○家康之還江戶也。下令曰。西警方急。當不日而發。既而無行色。清洲前軍引領而望。訛言日興井伊本多。二監懼。上下解體。屢促駕欲以鎮軍情。不獲命。使者項背相望。家康乃命村越吉直往諭諸將。十九日。吉直銜命而至。二監迎問其旨。吉直曰。稱疾不出耳。二人大驚曰。子慎勿將此命。果將則諸將解體矣。因私改其命授之。且日會諸將而引吉直。吉直心竊謂。二監所言。主公豈有不知乎。我素以率直名。而

村越吉直以率直名

特受此命者。取我不枉其言也。乃言於諸將曰。內府言諸公久屯良苦。吾有寒疾。未可就途。二監失色。諸將默然。加藤嘉明離次曰。甚矣我輩不曉事。臣聽命矣。福嶋正則曰。何謂也。嘉明曰。吾曹與敵對壘。未嘗出戰。斂手待駕。出孰知載書之實。正則拍掌曰。然請先屠岐阜。以表赤心。衆遂議進取。○菊池純曰。偉哉。人入也。喻諸營。夏屋樞。樞侏儒。並施成室者。匠氏之工也。喻諸治。病赤箭青芝。俱收無遺者。醫師之良也。今東照公用人。大者則為棟梁。小者則為楹柱。為宋楸。凡至於牛。渡馬。勃敗。鼓皮。從材。之大。小。重。輕。能。任。用。之。是。以。雖。雞。鳴。狗。盜。之。客。莫。不。為。用。而。如。村越吉直者。亦藥籠中一物。收以待其用者。今遇用之中。其症疾立瘳矣。嗚呼。如東照公者。匠氏之工。而無醫師之良者。宜乎撥亂反正。以救。○二十二日。東軍還至清洲。織田秀信拒水曾無窮。鴻號也。

川水造具康。以衆寡不敵。請堅壁待後援。弗聽。東軍濟川來戰。追北。傅城秀信分兵守外城。具康曰。寡兵不可分。請專守內城。

木造具
康歎曰
織田氏
不祀

又弗聽。具康退而歎曰。織田氏不祀東軍奪郛而入。正則攻南門。輝政攻北門。淺野幸長一柳直盛攻瑞龍寨。拔之。斬城將南部遠山以下五百人。餘兵走城。城中驚擾。東軍鼓噪登城。具康力戰被創。秀信遂乞降。逃走高野。居數年而卒。東將福嶋正則使人勞問具康。既而前田氏欲聘之。延以厚祿。辭曰。福嶋公已知臣矣。遂就正則為其國老。○中井積善曰。織田秀信從幼之輔弼。始焉國計之置。不克成師。終焉陷於賊謀。噬臍靡及。進止狼狽。自取顛覆。以貽嗤於千載。其愚弗可犯也。古者有志曰。一姓不再興。良有以也。噫。○大垣群帥以岐阜陷。召伊勢越前之軍。毛利秀元長束正家等再攻富田知信。知信堅守累日。上野城主分部光嘉棄城來歸。與俱守。知信妻浮田氏美而勇翼夫而戰。其郛已陷。嬰守內城。○嶋津義弘石田三成陣。呂久川遣三千人進至合渡。長政高虎

富田知
信妻美
而勇翼
夫而戰

高野木
食上人

等謀知之。相謂曰。是吾輩任也。乃分道而渡。天方霧擊。其不意。西軍遂敗走。長政舞槍。殪一騎將。誤陷於溝中。水沒頂。其人掀之。復騎副馬而馳。追北至呂久川。義弘欲戰。三成曰。敵兵銳進。岐阜蓋陷矣。吾已不能援。何可當新勝之鋒乎。收敗兵。俱還大垣。師進陣於赤坂。○浮田秀家至。自伏水。三成迎而犒之。推為元帥。秀家告三成。以敵可擊。狀三成曰。當與嶋津小西議。秀家曰。兵貴神速。何議之為。三成止之曰。待秀元輝元至。以制全勝之言。吾後生也。不敢違焉。唯子勿悔之。乃入大垣。○阿濃津岳。陷。秀元聞岐阜急遣高野僧興山行。成知信不聽。強而後聽。事平。家康嘉其功。召復舊封。益以二萬石。秀元旋師。則岐阜既陷。

西軍何
盟主之
多

信雄請
金子銀
十枚曰
舊封可
知矣

乃退次南宮山二十四日東軍將帥悉會赤坂○秀秋既已通
款其攻伏水按甲不戰及會大垣稱病不前潛因黑田氏約內
應西軍益疑乃發使者啗以大封推為盟主秀秋笑曰彼既推
輝元今又見推何盟主之多乃辭使者而遣之○吉川廣家之
襲封黑田氏與有力故相親善遂納款從秀元於師數勸歸順
德永壽昌亦遣客說秀元秀元從之廣家乃陰送質於赤坂○
大野前城主織田秀雄從東征嬰疾不果及西軍陷伏水誘其
父信雄入清洲舉兵啗以復舊封信雄辭以無兵乃約給金千
枚以募兵信雄乃應之請金乃予銀千枚信雄曰舊封可知矣
召秀雄謀之秀雄力諫而止是月秀雄卒無嗣家康收其封而
不問信雄○菊池純曰織田信雄可謂不知思者也先是信雄
為羽柴氏所逼窮困求援于東照公公以右府之故

為出義旅大破西師所謂蘇于死而肉于骨者其思義之重且
大海岳不啻也然而為其家奴所給瘡痍未瘳戰血未乾又與
之媾和何其不知思之甚邪及關原之役與東有上杉氏意其
尾西有毛利氏跋其胡前跋後壹東照公進退可謂谷矣當是
時令信雄禽獸則已矣苟人邪安可不奔走疾呼竭盡其心力
報其恩義乎哉今不仇之仇不報之報之思規區區小利
甘屈膝于奴僕之輿臺何其不知思之甚邪曹孟德曰生子當
如孫仲謀劉景昇兒子豚犬耳吁嗟織田氏何其豚犬之眾邪
○九月朔家康親將發江戶酒井某村串某擊金扇馬表葵章
白旗在馬前近藤秀用大久保忠教掌鎗渡部守經安藤直次
等十五人為弓銃隊長下野守忠吉以下親屬將領三十餘人
兵凡二萬五千○石川家成白曰臣聞星家之言今歲西方塞
矣請避方而發家康曰西方塞則我擊而開之耳遂發自東海
道鼓行而西近畿西國將士爭發使者上狀馬首者絡繹屬道

○菊池純曰世之主張星家之說者往往原孤虛王相之說卜
吉擇日禁忌厭勝莫所不臻犯焉者必有天殃是以亡論婦女

五車樓辭

老幼格守而遵奉之。恐怖戰栗。不唯雷霆鬼神。何其惑之甚邪。夫東家之西。則西家之東南。舍之北。則北舍之南。概而論之。庸詎規規然問東西南北之為乎。雖然。氓之蚩蚩。而信之未足深尤也。獨怪堂堂正士大夫。而拘泥風水堪輿之說。豈不可笑之甚哉。先儒嘗曰。有一匹夫來問曰。我將灼艾。不可唯當避正月元日焉耳。曰。一年四時。莫日而不宜。莫時而不可。唯當避正月元日焉耳。又問。灸穴何如。曰。四體通身。莫處不可灸。唯當忌其眸子焉耳。嗚呼。豈有元日而灼艾者邪。嗚呼。豈有眸子而灸者邪。抑此言雖類。戲謔亦足。以警戒愚夫愚婦。陷於五里霧中。終身沈迷。不知覺者乎。東照公西方塞。則我擊而開之耳。片言可謂千古卓見矣。後之庸俗。謬信星家妄說者。宜當記此語。以為護身符也。○二日。秀忠次小室。濃信幸從。

在其軍。以書招其父弟。不肯。五日。榊原康政言於秀忠曰。昌幸善兵。乘夜來襲。乃設燎布陳。昌幸果來。見其有備而退。本多正信勸攻之。戶田一西爭之不聽。○六日。攻上田城。帶川。昌幸壅其上流。伏兵險阻。出戰。佯走。東軍爭追。陷伏而亂。乃決其壅。水大至。東軍不能繼。幸村以突騎蹙之。遂大敗。不得進者三日。乃

真田昌幸大破東軍

令小室城主仙石秀久。川中城主森忠政備之。而西昌幸不能尾焉。○堀秀治聞岐阜陷。大軍西上。乃攻取津川。村上溝口。二氏亦各勒兵。轉勦旬月。越後悉平。○九鬼守隆頓畔。衆聞家康西上。攻鳥羽。與父嘉隆戰。還上狀於道次。家康不懌。○中井積守隆歸嚮之深。至於暨父交兵。而東照公弗懌者。獨何與。吁。嗟此其所。以弗懌也。學湮道喪。人昧於大倫。如此。議者亦猶出是言。可哀也哉。父子而構兵。以至兩軍流血者。亦莫非父子兄弟。曾虎狼之群之不若也。一時滔滔。莫辨淑慝。唯東照公能識乎。大者其創鴻業。此亦可見其一端矣。○前田利長聞土方雄久言。始覺宗伴書偽悔之。會家康使者至。報西上。申前令。利長戒嚴。徵兵於利政。利政辭焉。初。利家見家康威權日盛。恐不利。秀賴竊語其二子。當家康自伏水。往見利家。利家次子利政有異心。為兄利長所制。不發而止。及出。母芳春氏為質。于德川氏。利政固執。極陳其不

大垣落我手

可及其得西軍報乃與之通利長患之使雄久往開喻之稱病不從利長乃發軍京極高次守大津西軍三萬攻之不能拔細川藤孝守田邊與西軍二萬相持兩月加藤清正攻小西氏於肥後黑田孝高攻大友氏於豐後迭有勝負○十一日家康至清洲召直政忠勝於赤坂賞其功勞止軍二日以埃山道軍軍不至家康決策獨發○十三日至岐阜或獻巨柙實家康戲曰大垣落我手矣擲之地使近士爭取之蓋以垣柙國音相通也

○菊池純曰振作軍氣鼓動士心皆係于主將之片言隻辭故雖一時戲言亦不可苟可知也平治之亂平重盛厲衆曰年為平治地為平安我平氏也天示吉兆獲勝必矣其他義經之勝浦尊氏之勝持寺雖出一時戲言其鼓動軍氣則一也東照公一行一言皆可為三軍桴鼓也

○黑田長政密白家康曰若檄一向僧徒騷擾畿甸則可制全勝家康曰子策亦不為不善雖然我以武戲

天下之兵各屬東西

定禍亂誅鋤奴輩豈假力於浮圖氏哉長政慚服○中井積善言豐太閤既施於紫海之策而獨東照公斷然弗聽者有以也矣蓋東照公英明洞見異端之害又深知一向之教固結愚昧其害尤甚蓋在參之日其宗作亂一朝煽動至於親戚勳舊畔君父而歸之織田氏時欲除其害以鷹揚虎視之威用兵數年東襟而西燎竟不能芟夷焉東照公親聞之熟慮於後世益難制者矣夫有勲不得賞焉有勞不得報焉當時或資其鷹犬之用以邀一時之功乎取鯁之日不能不殊封大賞以充其欲爾後薰灼之勢果何如哉乃其不聽於黑田氏非特勝算既定不埃佗授也

○十四日家康發岐阜前軍諸將迎謁呂久川上家康面褒岐阜戰功遂率諸將至赤坂當是時天下之兵以美濃為界各屬東西四方豪傑割據方隅者皆觀望其成敗而東軍以家康來士氣大振西軍偵騎走報大垣曰赤坂多白旗得非內府來乎秀家三成等陽大言曰彼方憂上杉佐竹路阻不進焉得遽來此乎東軍諸將請乘機攻大垣家康曰大垣城壘壯

國史略二編卷之三

五車樓

三成輕而恃衆

固兵食皆足秀家雖少非暗者也而義弘行長等一心戮力持重不出未可力爭獨三成輕而恃衆若誘出之外使秀秋秀元撓其後則可一戰塵也我且少動軍以試之日午中軍陣岡山令諸將少移陣而前三成邀秀家登阜而望曰東軍塵外何也偵騎爭報曰內府來矣諸軍聞之恟懼嶋勝猛曰是張聲勢以怵我耳我當乘其動搖擊之秀家曰然內府來亦吾所期也但彼既移陣而坐視不出兵非武也請乘其未定擊之勝猛建策設伏於一色村而遣輕銳涉株瀨川挑戰犯中村一榮陣一榮迎戰有馬豐氏分兵橫擊之西軍敗走一榮張左右翼追之家康自中軍望見曰式部嘗練兵隊伍可觀也追者渡而進家康曰嘻敗兵果遇伏西軍乘之東兵不得退家康命直政忠勝往

中村式部大輔一榮

式部嘗練兵隊伍可觀也

內外夾擊勢如鷹鷂之搏鳥雀

當今之世誰與內府決勝於野戰者

收軍二人即馳左右指揮自殿而退西軍不敢逼○大垣諸將會議曰內府來確也何以決勝秀家曰彼必悉銳來攻城池高深士精食足足以當之田邊大津之兵將不日來會安藝黃門亦當繼至我疲敵于堅城之下而內外夾擊其勢如鷹鷂之搏鳥雀是全勝之策也三成曰不然今敵兵半於我吾聞倍則戰未聞其守也且已奉辭伐罪而坐守孤城何以示天下小牧之役太閤過慮當戰不戰終成內府之名今豈可貳過哉諸將負氣者多右其議吉隆正家爭之曰當今之世誰與內府決勝於野戰者獨有持重以疲之而已議未決家康揣知之乃宣言曰敵不敢出我將置兵而西直取大坂矣皆束裝大垣諸將聞之終決議出戰曰備前中納言出陣關原安藝宰相以前軍邀敵薩

再見德川甲背

飯匙為矩

摩參議自菩提山赴虚空藏繞出敵背三成以下與諸侯師分屬三軍前後合擊彼焉得支逐也擠諸召久合渡母令隻兵還則大事可成矣乃下令治兵嶋津義弘使族家久入說曰東兵遠來衆心未定請今夜潛兵襲擊如不得志乃赴關原為未晚嶋勝猛曰詰且之事吾將再見德川甲背焉用此危計家久顧勝猛曰子嘗見德川甲背乎對曰僕少仕甲斐嘗追之遠江矣家久冷笑曰今德川非舊德川子同視之可謂飯匙為矩也不辭而出○菊池純曰兵法云將驕而卒惰者危矣當是時石賊主臣氣滿志驕目中不復置德川氏一概以為四十年前箕形原之德川氏其速飯匙為矩之嘲者又何足怪哉世稱勝猛能知兵以予視之勝猛徒自負血氣勇者安在其能知兵乎鄙語所謂不解羊之生熟者其一敗挫毛利秀元素通款東軍託言曰我代納言統師不能為秀家前驅已而三成自來喻之

路隘隊伍不整又遇兩衆竊以爲敗兆

家康援甲不胄而巾

不肯三成曰然則公止軍於此見我舉烽則直襲東軍後秀元佯諾秀家率諸軍夜赴關原設大炬于栗原山以燎路路隘隊伍不整又遇雨衣甲皆濕五更而達衆竊以爲敗兆三成乃赴筑前軍見秀秋勗之遂轉至關原偵騎爭報家康哂曰敵墮我術中矣乃下令蓐食是日京極高次與西軍交質致城蓋由其妻淺井氏之懇請也高次遂遁高野○初輝元在大阪聞京極高次以天津應東軍遣元康秀包與立花宗茂等攻之使人入說曰諸將為嗣君舉義公嗣君姻戚何獨不從高次不肯曰今日之事毛利與德川爭雌雄耳嗣君何關焉於是攻擊益急高次遂致城而去○十五日黎明家康親擐甲不胄而巾上馬率諸軍進至挑配野以福嶋正則為先驅下野守忠吉與井伊直政本多忠勝為申驅黑田長政加藤嘉明細川忠興田中吉政生駒一正竹中重門戶川達安等為右軍藤堂高虎

山内一豐織田長益津田信成京極高知等為左軍。蜂須賀至
 鎮筒井定次等為游軍。家康自以麾下為中軍。酒井家次居前。
 本多康重。大須賀忠政居後。松平康永。水野勝成與西尾津輕
 等留備大垣。池田輝政與中村德永有馬金森等備南宮山。餘
 皆從中軍。騎卒凡七萬五千。○浮田秀家將中軍。背天滿山東
 向而陣。嶋津義弘小西行長陣其左。石田三成又陣其左。有馬
 河尻糟屋石河布施玉置氏陣其右。大谷吉隆與平塚為廣戶
 田重政又陣其右。小早川秀秋屯松尾山。脇坂安治小川祐忠
 朽木元緜赤坐久兵在麓。毛利秀元屯南宮山。鍋嶋勝茂長束
 正家長曾我部盛親安國寺惠瓊在麓。皆北嚮而陣。騎卒凡十
 二萬八千。○福嶋氏候吏法齋江祖父者走報曰。敵出矣。正則問

馬矢皆
 温法齋
 知敵出

賜忠勝
 以名馬
 三國驪
 大霧不
 辨咫尺

何以知之曰。臣撥馬矢皆温是以知之。正則乃使人赴岡山告
 之。○黑田氏將毛谷主水使至中軍。家康召問敵數對曰。三萬
 曰。我候騎皆以十餘萬告汝何所見對曰。臣算其鬪士而已。家
 康大悅。○毛谷主水始仕山崎其後從黑田氏征韓之役我軍
赴平安道長政問曰我軍已發乎否曰發矣曰何以知
之臣在川上見馬鞍之流是以知我軍已濟上游長政曰善矣
關原之役主水為長政掌旗幟戰于合渡旗靡而仰焉主水下
馬叱曰令旗幟仰者斬矣既而大戰于關原長政令旗幟退于
高阜主水掉頭曰母令旗幟退一步果而退乎是自屈我兵勢
耳長政嘉賞服
其能達練軍事
 ○家康召忠勝曰。南宮之敵可疑。忠勝曰。彼若
 挾詐當下山陣。今猶在頂。是無慮也。家康曰。然。賜忠勝以名馬
 三國驪者。遣之自進軍。可半里。家次以白旗十二旒先行。三百
 步。會天大霧。咫尺不可辨。東西之軍遇于關原。日加辰而天霧
 ○三成喜曰。東師迫矣。是自貽死也。以我大兵與南宮夾擊之。

國史略二編卷之三
 三
 五車楊林

今日必無德川氏利在誘致而後戰乃設燧按兵以待○忠吉時年十二嘗娶井伊氏故直政欲使忠吉立奇功率精兵三百踰正則陣而前正則臣可兒吉長才誰何之答曰下野公子井伊侍從自為斥候也曰候騎不可多直政乃附兵於其老木俣右京而以十餘騎馳○初豐臣秀吉之討北條氏也吉長從正則攻韭山城將北條氏規出拒吉長與福嶋丹波長尾隼人村上彥右衛門等挺身而進諸軍繼之氏規乃退入城吉長追之城兵急闔門吉長投槍槍竿于門不得闔吉長奮進爭門會槍折門闔矢砲霰發吉長被創與丹波等俱退正則賜薙刀賞之且戒曰自今持重勿輕進又關原之役作從攻岐阜拔之進屯赤坂樹竹柵守之與西軍相對正則遣吉長使某氏營副以

可兒才
藏誰何
直政

可兒吉
長慮天
砲從柵
內往致

吉長躍
馬斬湯
淺

一壯士壯士謂吉長曰請行柵外吉長曰敵矢砲可慮不如行柵內壯士以為怯不從獨從柵外往既致命吉長乃欲從柵外還壯士色變惶怯曰吾殆為矢砲所中請行柵內吉長曰嚮吾欲與子俱顧未達君命即殞命不忠莫大焉今既畢使事死不足愛壯士止之不聽獨從柵外還復命○菊池純曰此與甲人少差焉而米田氏之事人未及知焉舉世籍籍獨稱吉長者蓋以其勇名尤顯邪英雄顯晦亦有幸不幸哉當是時東軍諸將皆休戰以竅家康至石田氏臣有湯淺源五郎善騎射一日近福嶋氏營調馬賈勇吉長見之乃擐同裝甲躍馬逆之與源五郎相搏兩軍注視吉長終斬源五郎奪其馬騎而近西軍盤旋數回西軍認鎧馬之色以為源五郎也既而縱其馬復騎已馬還兩軍大呼正則怒其犯令拘吉長營中無幾家康

箠才藏

至正則獻首級家康歷觀至源五郎首正則具以吉長犯令狀
 白之家康深嘉吉長膽勇召見特宥其罪正則在旁叱吉長讓
 以犯軍令吉長對曰臣自獲罪自分誅戮以為死一耳與其死
 于刑寧死于敵是以常潛出戰每獲首級輒插竹葉鼻耳中棄
 去顧少年輩收拾既獻之左右矣檢之果得十七級家康稱嘆
 曰自今宜稱箠才藏由是箠才藏之名顯天下蓋我邦呼竹葉
 曰箠箠則竹葉之國字也○既而中軍鼓螺起諸隊大開弓銃
 已交忠吉親冒義弘陣與一驍騎搏墮馬命從兵斬之復進被
 創直政扞戰右京尋至忠勝乘三國驪橫衝敵陣陣皆披靡義
 弘行長戰甚力正則擊秀家軍不利死傷數百衆將走正則叱
 咤督戰曰退者斬秀家亦厲衆健鬪兩槍相摩迭前迭退長政

新吉清
 長後稱
 掃部
 十次郎
 清資後
 稱修理
 鳴勝猛
 冒東軍
 死
 三成
 勝猛以
 祿之半

豫棟死士十餘自從欲必擊三成先諸將迫其柵○勝猛率步
 兵三千出柵左手提槍右手揮麾與黑田氏兵挑戰中銃傷而
 退其子清長清資皆死三成前軍悉敗勝猛問曰掃部修理如
 何曰皆死矣勝猛曰然則生亦何為乃馳出直冒東軍死○初
 鳴勝猛一曰清興稱左嘗仕甲斐山縣氏常欲依豪傑以成功
 名乃去遊四方竊慕豐臣秀吉威風聞石田三成得其寵天正
 中至大阪因三成求仕三成愛其才與一萬石秀吉聞勝猛名
 欲召用之三成請為己臣石田三成封於水口也秀吉問曰汝得一人焉曰鳴左近
 秀吉曰我亦聞其驍名矣是豈以薄俸仕汝者乎三成曰
 臣封四萬石矣今割其半以與之是能以能留耳秀吉歎曰君臣
 同祿古所未聞汝而能為此偉舉渠亦感激報之也必矣乃召
 左近賜外套一領以勉之○大槻崇曰近世侯國之臣有分二
 百石之半養流落歸化之士者世傳以為美談况以一城之主
 待其臣之厚如此天下之士孰不願仕其家哉後人不以其人

待其臣之厚如此天下之士孰不願仕其家哉後人不以其人

廢其事可也。雖然三成此舉。所謂不可無一。不可有二者。○田中吉政生駒一正與三成將

蒲生備中北川十郎戰而不利却走數十步三成悅曰可矣乃

舉烽報南宮正家促秀元秀元欲應之○吉川廣家與穴戶元

繼為先鋒其兵皆免胄而坐秀元不得進乃託傳殄故失戰期

世人傳笑遂謂不得已之計曰宰相傳殄○菊池純曰先是上杉憲政欲親往擊滅

北條氏既命駕而旋止者再三東人自是稱猶豫者曰管領命駕也而今又有宰相傳殄之語管領命駕宰相傳殄可謂自然

對活○長政既殄勝猛遂與加藤嘉明細川忠興衝突三成前隊

吉政等返之大谷吉胤木下賴繼平冢為廣等合兵進自道南

京極高知織田長益與藤堂高虎津田信成邀擊之敵鋒甚銳

東兵不能進時日將午兩軍鏖戰勝敗未決秀秋觀望未戰窪

鳩某孫兵衛馳白家康曰秀秋似背約請更為計家康驚曰我悔

宰相傳殄

發礮松尾山促秀秋

吉隆有惡疾碧綃蔽面

吉隆自殺使侍臣瘞元於淖中

為小兒所賣使窪鳩向松尾山發礮促之黑田長政使大窪亥

輔促松尾兵亥輔拉其老平岡石見撫刀逼之石見即傳令以

步騎八千銃手六百下山自後襲吉隆軍脇坂朽木等繼之○

浮田氏老臣松野主馬怒曰主公何為此不義之舉小早川氏

所未曾有也終不肯戰西軍大敗○吉隆舊有惡疾碧綃蔽面

輕服坐轎戒其左右曰及敗速斬我頭望秀秋旌怒呼曰豎子

背恩忘義不可舍也以六百直衝其麾下戶田重政平冢為

廣助吉隆大破秀秋而脇坂朽木小川赤坐等皆應秀秋與藤

堂高虎織田長孝等三面逼之重政為廣皆戰死吉隆隊長湯

淺五介退告之吉隆曰吾可以死矣勿使敵傳吾元遂自

殺十四年五介剽之使侍臣某瘞之淖中遂冒高虎陣死藤堂氏之獻

湯淺五介敵家康曰是免唇漢歟驗吉隆二子吉胤吉之姪賴

繼皆力戰返見空輜相泣欲死從者諫之乃走欲守敦賀無應

者遂走大坂賴繼尋病死○東軍見松尾為應氣益振於是家

康傳令諸軍鼓譟齊進聲震天地西軍大動秀家怒欲與秀秋

決鬪明石守重逸史作全登諫曰君為元帥何自為匹夫行也

秀家曰吾不翅惡秀秋也輝元不親出事可知矣吾有一死報

太閤而已守重曰縱諸將皆叛君何不獨據其國以輔嗣君徒

死何為秀家沈吟乃以左右數十騎遁其將長河內某七郎右衛門

死之東軍既獲吉隆進與其右軍夾擊走三成獲蒲生備中北

川十郎鳩新吉勝猛子等首百三十○蒲生備中知不可為率屬

冒陣見東兵織田長益呼曰吾為蒲生備中公豈知之乎長益

蒲生備中戰歿

明石守重諫秀家秀家沈吟乃走

蒲生大膳與父同死

敵抗而不退敵走而不追

曰若降必保無他備中罵曰公何不識人之甚也吾豈憑人丐

生乎直前斫長益不入長益墮馬其兵澤井久藏來救槍刺備

中備中斬久藏東兵奮至救長益備中殺傷數人而死家康見

備中首曰吾所識也命瘞其首其子大膳聞父死為絕命詞自

殺大膳自幼謹厚不好戲是役其母誡之曰吾非不願汝富貴

也然志士重名二者難兼謹勿苟生壞名至是與父同死○蒲

中本姓橫山名喜內近江橫山人世仕六角氏六角氏亡蒲生

氏鄉聞喜內名召祿之及氏鄉封會津賜姓更名鄉舍食祿一

萬二千石守梁川城及氏鄉卒子秀行徙封于宇都宮多散遣

家臣鄉舍亦去石田三成聞之厚禮招鄉舍給一萬石稱備中

○三成逃匿伊吹谷中○加藤嘉明初臨軍也鎧冑鮮麗及戰

換以庸甲敵抗而不卻走而不追人以為智○征韓之後航海

古耶敵象及虎象柔而易馴虎猛而難禦是以鐵鑱以繫之令

健卒十餘人引之虎尤有力健卒不能制之走而過稠人中衆

五重樓

皆喧噪大驚。清正在堂上。真眼戰。手視虎。虎亦逡巡。真眼視清。正嘉明倚壁坐。睡焉。神色自如。初如不知者。既而虎去矣。嘉明從容開眼。徐言曰。何其倉皇。則然耶。無乃引虎而經過故耶。○鳴新吉有二弟。挈家竄於山

中。養母有年。窮甚。不能自存。二人竊相議曰。官懸重賞。以購石

田氏。餘黨今一人捐軀。足以終養。弟固請為囚。兄乃給母以弟

官游。自為山民。反接之。詣府。自訴曰。誘禽鳴勝猛子。有司付弟

獄。賞兄遣歸。兄不忍去。彷徨獄畔者三日。夜吏執以獻。乃首實

請速就顯戮。家康憫其孝義。特宥二人。令迎母於府下。厚給終

身。○菊池純曰。嗚呼。何其石賊之黨與忠臣孝子之衆多乎哉。

類。桀狗吠堯之為要。之人各為其主者。移所以忠於石田氏者。

施諸德川氏。則德川氏之忠臣。豈有二途哉。論者往往以黨

於逆。擯而不齒。何其不好濟人之美乎。夫勝猛業已忠其君。其

子安得不孝。其父母邪。經曰。孝子之門。出忠臣。予以為謂忠臣之

家而後。可以出孝子也。東照公不特宥其罪。厚給以終其孝。養

不獨賞一人之孝義。蓋獎厲天下之忠臣孝子也。其濟濟多士。

開異日元和偃戈。耶隆極治之。○本多忠勝并伊直政等與小

西行長戰。交綏。及三成敗。行長軍自潰。欲却而整。東軍驅迫擊

走之。西軍敗績。獨鳴津義弘固列。未甚敗。秀秋鼓衆薄之。義弘

擊走之。曰。吾雖敗。不肯却走。乃以銃自環。以殘兵五百。薄東軍

而南。東軍為動。忠吉直政追躡。傷臂而止。東軍尾不止。獲鳴津

豐久。義弘將死之。阿多盛淳代義弘死。義弘得間踰鱒尾嶺去。

東軍乘勝追北。斬首四萬級。原草為之赤。未時戰罷。東軍死傷

不滿四千。將帥無一人死者。盡赴中軍。効首虜。家康據胡床。顧

左右。取曹左右怪問。故家康笑曰。諺所謂勝而肅。曹基者也。○

乃以忠勝為擯。擯與擯同。擯介也。在。延見諸將。忠勝贊曰。列侯

今日之戰。皆絕類離群矣。正則曰。中務用兵。乃過所聞。忠勝曰。

勝而肅
曹基

盛淳入
道長壽

家康宥
鳴勝猛
二子

鷹之俊者其雛亦俊

雉而遇鷹固宜如此

敵脆弱不足較也。忠朝來謁，刀反不入室數寸。衆壯之。○忠吉直政裏創而至，家康起視直政創，手注善藥，以其餘賜忠吉。○直政盛告忠吉戰狀曰：鄙語言鷹之俊者，其雛亦俊。臣於四郎見之家康曰：發縱者得宜爾。○秀秋疑懼未至，家康命召之，乃與脇坂安治等來謁，膝行而前，莫敢仰視。○正則耳語長政曰：黃門何醜也。長政曰：雉而遇鷹，固宜如此。○家康使秀秋攻澤山，自効以テ小川赤坐有罪，奪邑放之。脇坂朽木並得復舊封。秀元心持兩端，初將應西軍，廣家不聽。及東軍乘勝，正家等軍驚潰，亦不追。秀元以無功不自安，使廣家賀捷謝德川氏曰：秀元宜速謁，顧輝元在大阪，不敢先也。乃下山西歸。○長政與福嶋正則欲止秀元為質，馳出其前路，設帳要而饗之。秀元有膂力，

決天下勝敗於一日振古所無

旬月之間六十餘國盡服於德川氏

佯醉拗正則手曰：近日見公於大阪矣，奮袂而去，二人不敢止。○池田淺野等亦撤備上謁，正則進而言曰：足下決天下勝敗於一日，振古所無也。岡江雪曰：譬之猶昏夜向明也。○或請凱家康曰：今日之大捷，諸君之力也。而其家室皆在大阪，心當西悲。我豈忍獨樂哉？不出數日，取附之諸君，然後凱耳。諸將聞之，有感泣者。於是發使者東報捷於秀忠及秀康。○家康既大捷，西軍崩潰散之四方，四方豪傑莫不震懼。旬月之間，六十餘國盡服德川氏。○菊池純曰：東照公關原之大捷，何其與牧野一集四方無賴之徒，以テ為股肱爪牙，武成所謂為天下通逃，主ニ淵藪者，非邪？大坂君臣為鬼域，內有煽處之艷妻，而外以テ微種之宵小，紹紀歲弛國事，日非不唯累卵，岌岌乎亦已危矣。武成所謂牝雞之晨，惟家之索者，非邪？關原之役，陳堂堂之陣，設整整之旗，號令約束，盡有法度，謀臣如雲，猛將如林，一當百摧蔑戰而弗克，竟至於二秋，後西軍大崩，伏屍成邱，原草為之

赤武成所謂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地血流漂杵者非邪當天下始定豪傑收跡偃武修文示天下弗服武成所謂歸馬于華山而放牛于桃林者非邪但牧野戎衣則雖以武王之聖以臣弑君未能靡慙德之累獨至於關原之敵則狗鼠焉耳奴隸焉耳誅夷而艾除之又何忌憚之為乎其保護當死之石賊以至於今日者其深仁厚澤豈不亦大乎或曰東照公四護石賊則本多正信所畫策喻之東照公則叢也淵也石賊則獺也鵲也天下之諸侯則魚雀也今以鵲獺之石賊鵲魚雀之諸侯歸之淵叢之東照公石賊之功於我豈可謂鮮小乎哉若夫獺而不鵲魚鵲而不鵲雀雖有魚雀其何由歸淵之與叢乎哉石賊而微與諸侯相仇怨天下未可知歸何人也石賊之背叛此天所以開東照公之霸曰此皮相之見耳東照公出處進退正大明白如日月皎然不有不可對人言者豈可與下城隅深阻設詐謀詭術掠奪人之家國者同日而論哉蓋在正信則或有之在東照公則斷然保無此曖昧之事情也○是日西尾光教津輕為信等進也此予之所以辭而闢之也

攻大垣松平康長令曰銃豈特長兵是亦攻具耳乃令銃卒以銃代楯破陣而入奪其外郭○十六日家康進踰磨針嶺陣正法寺山使直政忠勝率小早川脇坂以下攻澤山澤山兵已逃

以銃代楯破陣而入

賜山岡景友以近江之田五千石

殘黨死守十七日直政自城後水道入縱火焚之諸軍繼入石田晴成三成重成三成朝成重成重家三成宇田賴忠三成等皆自殺家康以三成不在遂懸重賞大索諸渠率使福嶋正則黑田長政池田輝政淺野幸長先入京師鎮撫士民且慰問北廳氏○十八日大垣諸將相良秋月高橋以下素通款於是斬垣見熊谷等出降福原右馬削髮遁尋賜死○初山岡景友警敏滑誓得寵於家康及難起多諭西諸侯歸順又以徧師徇伊勢進取桑名龜山神戶等諸城伏水之陷其弟甫安死之竊自謂必得封侯至此賜以近江之田五千石景友缺望稱疾不出或為言其屈家康曰我非吝賞彼以迎合佞我若厚賞之則側媚為風必害於國家故我不敢也景友聞之懼而告愈家康眷顧

如初尋封其子景本以陸奧古渡一萬石○長束正家走保水口東兵來逼正家挈室走櫻谷自殺○是役也小西行長首應三成三成以其更事倚賴之行長為人自殖而薄士○自殖而薄士到底不免為藥士不樂為之用也及敗陣亂不可禁乃走至糟川逢僧林藏主者曰吾攝津守也吾德女矣僧曰公盍自引決行長曰吾奉耶蘇教法禁自刃僧乃執而告之○三成走匿伊吹山散從者曰吾欲自大阪航赴薩摩以計再舉也汝等宜伏匿以待時三成遂採拾充饑行四日患泄至石橋村就所知農夫某舍匿之或者戒某曰聞子匿治部今田中吉政在井口索之甚急事露子必逮禍矣農夫曰無之三成隔障聞之謂農夫曰吾終不可脫汝盍出告農夫使之遁去三成曰吾病矣不能寸

行長奉耶蘇教法禁自刃

三成採拾充饑

步恐累汝汝第速自首農夫乃之井口告吉政吉政遣卒捕之初三成之握權也吉政事之甚恭三成既被捕呼吉政如故曰田兵吾欲報先君知遇為嗣君除害與上杉毛利等俱舉事一敗至此命也願得速自裁吉政請之德川氏乃命醫治其疾三成囚于東營諸將帥爭折辱之三成不屈獨淺野幸長視之憫然脫其短襖衣之曰子雖我仇也同為豐臣氏臣吾不忍棄其困加以無禮家康聞之心敬憚幸長○十九日家康至草津天皇使使勞之大阪聞敗內外失色輝元長盛馳使乞降家康不答使大野治長往諭秀賴母子曰近日之事吾明知不出冲子也今亂人既獲宜安堵如故於是衆情大安京畿帖服○中

田中兵部少輔

淺野幸長憫三成脫短襖衣之

善曰豐孺子幼冲固以所知也然定臺將種性又慧黠以至親臣宿將其與石賊通謀合議者審矣大君寬弘之量一切置乎

木下家
定乃北
屬之兄
其子曰
秀秋

不問。雖漢世祖之安反側。子宋太祖之保全柴氏。母子亦不能
軼焉。假令豐太閤處之。則其視孺子。不啻孤豚。而闔城之人。不
為机上肉也。者幾希。世之耳食者。或
妄謂大君待孺子之薄。吾則不信也。○先是田邊大津皆下立
花宗茂引兵東至草津。聞關原之敗。還入京師。謂木下家定曰。
貴息之事不可言也。秋送款於東軍。謂秀子猶右嗣君。則請共守大
阪。家定曰。子先往。乃閉門自守。宗茂哂曰。渠固當然。遂至大坂。
使謂輝元曰。公苟城守。願扞一俾。輝元辭曰。議而後答。宗茂曰。
咄。今日復何議。乃欲歸其國。其下諫曰。公所以酬豐臣氏足矣。
因勸降德川氏。乃送降焉。會秀包亦至。自大津。宗茂欲與俱歸。
東軍秀包曰。吾從納言者也。乃入大坂。宗茂卒航歸柳川。秀包
以疾歸安藝。尋卒。○二十日。家康至大津。遣奧平信昌入京師。
以板倉勝重加藤正次。大久保長安為副。行所司代事。○初前

家康怒
山道軍
愆期稱
疾不見

田利長圍青木一矩于越前數日。而關原捷聞至。一矩懼降。納
質及賂。利長乃解圍受質。卻賂而來。謁家康。大悅。問曰。令弟何
如。利長嘯嘯。嘯嘯欲言不言。貌令弟謂利政不敢對家康曰。子安之尊父嘗以
子兄弟託於我。我豈忘之哉。令弟雖有罪。宜從寬典。及黨與就
刑。特赦利政。廢為庶人。悉予其歲入。帑藏利政優游。死于京師。
○秀忠以是月十七日。至妻籠。遇報捷使者。無程以至。二十一
日至行營。家康怒其愆期。稱疾不見。秀忠垂泣而出。康政正信。
與大久保忠隣。酒井忠利請見。亦令井伊直政辭之。直政尤有
威權。又為公子忠吉婦翁。於是出傳命。因颺言曰。儲君逗撓不
及大事。公等亦焉得不分責也。諸將惶恐不答。而退。獨忠利留
謂之曰。儲君後期。以攻上田爾。主公不必深尤。子何遽託之為

今日古
戰過往
年武功

本多正
純願罰
父正信

直政曰。余特惜諸君貽嗤天下耳。其意蓋在廢立忠利作色曰。藉令諸君失謹於主公。子勲戚也。宜百方調護。今乃如是者。何願得聞其說焉。撫刀而進。聲色俱厲。牧野康成。本多成重。救解而止。衆指忠利曰。彼今日舌戰。過往年武功。萬萬本多正純野上介。入白曰。愆期由於正信也。願罰正信。以著儲君之無過。家康意稍解。秀忠喜謂正純曰。今日之言。沒世不謬。正純頗有得色。安藤直次語人曰。正純其無後乎。言傷倫而有得色。既而正純增邑。或謂直次曰。正純寵遇日隆。何亡之有。直次曰。未也。及秀忠立。益有寵益。封食宇都宮十五萬石。或復詰直次曰。子言果妄也。直次曰。亡期在近。居無幾。正純果敗。○菊池純曰。安藤直次。口訥而行敏。不獨以之赴武夫。彰其甄別淑慝。品藻人物。如燭照而龜卜。雖片言雙辭。確不可易。其斷黑田氏之曲。直勸板倉重宗之京。尹皆直

百卒不
直一士
必得圖
書頭

兵猶奕
碁

次片言而決矣。直次豈特赴赴一武夫而止哉。○家康置關於日岡。以其臣伊奈圖書守之。正則使使大津。為關吏所辱。使者復命而自殺。正則怒。以其首贈井伊直政。直政驚斬關卒數人。謝之。正則愈怒曰。百卒不直一士。必得圖書頭。如不見許。吾將為我所欲為也。圖書聞之。自殺。秀忠聞而深啣之。○中井積善曰。圖書之死。舊志所載焉。而不能得也。或曰。圖書自決也。要皆未得義之正。今莫詳其實。但其係福嶋氏之橫也。一矣。嗚呼。福嶋氏新附之功。始于是。役輒從。以橫書曰。慎始而敬終。終以不困。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夫始之慎者。猶且未易保。終始以不困。慎乎。宜矣。福嶋氏之困於終也。蓋正則以功受大封。至晚節。汰虐滋甚。元和中廢錮國除。正則積惡自取。殃而當時世子之憤。亦有待而發云。

○二十二日。井伊直政本多忠勝與池田福嶋淺野藤堂諸將帥師赴大坂。輝元長盛復乞降。不答。○二十三日。家康召見秀忠。因及愆期之事。曰。兵猶奕碁也。既勝其全局。則雖有敵子存

褒戶田
一西賜
江田三
萬石

者何足較輸贏哉且事有大小關原大而上田小苟勝其大者其小者自降服汝在上田未聞若說乎秀忠曰爾時戶田左門諫兒勿以小失大誠如大人所言曰彼微者也故其言不行耳乃召一西褒之曰我且使汝言易行一西喜極號泣而出一西時食五千石命守大津城明年就賜江田三萬石○惠瓊匿伊吹山出依秀元聞其通東軍去匿鞍馬聞吉川氏來索又出匿本願寺子院近江僧樂鎮素與之惡以告東將與平信昌信昌遣兵捕之從者輿載走東寺追兵已迫從者度不可脫隔輿刺之返鬪皆死惠瓊未殊遂就縛○二十四日秀忠入京師輝元避城徙于水津別第削髮稱宗瑞馳使請降長盛遁高野○家康駐大津數日四方侯伯將士來謁者如雲初本願寺祖姓藤

信昌遣
兵捕惠
瓊

建寺于
六條東
命曰東
本願寺

原氏稱親鸞創一向法蓄妻食肉八世孫兼壽始建寺于山科尋徙大坂其曾孫光佐與織田信長構兵所在門徒爭戰不已後助豐臣秀吉西伐誘其門徒通薩摩之道以功建寺于京師六條光佐死二子光壽光昭光昭之母有姿色秀吉納之乃絀光壽而立光昭如家康之東征二人皆送之江戶為石田氏所沮光壽獨間行而達歸匿京師大捷後光壽迎賀大津家康慰勞曰光壽本當嗣也乃為建寺于六條東命曰東本願寺禮秩一如本寺令天下門徒分屬之東西真宗於是乎判焉中井積善曰一向宗往日之變東照公深創艾焉今乃視之善處之厚何與曰是因創艾而然也吾聞東宗賴斯慶也誓以水不離畔到于今世有刺血之盟云蓋東照公審知其盤錯之勢末如之何故設此策一則仗公義以分其力一則樹私思以結其心其為天下後世慮也遠矣且使二宗位鈞體敵相軋而不相下則制之之柄常在我滔天之禍或可以默銷易曰豶豕之牙吉蓋亦有似

也○家康命修伏水城二十七日。至大坂。權居西城。所在殘黨。望風竄匿。○京極高次。悔守城不卒。不敢來謁。家康使人諭高次曰。子守孤城。使數萬敵衆。不及於事。功亦多矣。乃召見之。○九鬼嘉隆。懼罪奔其邑新宮。守隆如大阪。為父求哀。得允。馳使迎之。未至而嘉隆自殺。○初。豐後故主大友義統。應西軍。欲復其舊國。首逼杵築。為細川氏別邑。處守松井與長告。急於黑田。加藤氏。黑田孝高。方以募兵萬人。發中津南伐。聞之。赴接與杵築。兵合擊。破義統軍於石垣原。後。義統懼而降。後家康故。義統于常陸。孝高進攻安岐。後。城主熊谷直陳。在大垣。叔父外記。處守。孝高攻擊甚力。城中大窘。或有請焚城為內應者。孝高不許。射書城上。諭以順逆。外記即致城奔上國。孝高入城。悉

豐後故主大友義統應西軍

黑田孝高不納及不殺

佃一成守真崎城

祿其士。又進攻富水。後。豐後。偶得關原。逃卒。縱入其城。城皆降。悉出其民。而祿其士。中川秀成。初。應大友氏。中。悔之。於是出兵伐太田氏。連戰不決。孝高赴救。喻而下之。於是關原報益至。遠近歸順。南豐悉平。○中井積善曰。爭亂之世。唯攻伐是賢。以譎詐為多。智慮能見正道之不及也。乃不納及不殺。降堂堂之陣。整整之旂。恩威無行。所向無前。其功及軼世之。以為賢焉者也。遠矣。魯頌曰。順彼長道。屈此群醜。如水氏可謂能順矣。○先是加藤嘉明之東下。使佃一成。加藤內記等。留守真崎城。毛利氏將村上掃部。曾根兵庫。以兵三千入伊豫。來攻真崎。遣使城中。諭以致城。一成與內記謀詐。答曰。請盡出妻子城外。然後致城。掃部信之。退屯三津浦。一成益修守備。縱及間曰。自嘉明領真崎。政苛民困。今大師臨我疆。百姓莫不悅服。且嘉明之東也。盡精銳。自從其留守者。皆羸弱。

一成多
作紙旗
張疑兵

不能戰而佃一成卧病一城無鬪志將遁毛利氏兵聞之益弛
備一成偵知曰可也乃令曰斬敵勿取級夜從間道襲敵營縱
火民家敵兵擾亂一成提薙刀督戰大破之斬掃部身被創而
廢既而兵庫來攻內記出拒之一成屢創而起多作紙旗張疑
兵於山上敵望見以為大援至即引去及事平嘉明論其功一
成不言鞫虜得實嘉明乃賜鎧益祿曰不失真崎汝之功也一
成朝鮮之役從嘉明航海戰唐嶋一成冒矢砲登虜船虜以劍
刺其口一成怒益奮鬪虜又挺進擠之海中一成素善泗其臣
熊谷某授薙刀幹拯之一成跳登虜船殺傷數人嘉明船軍之
功一成為最後及元和之役從嘉明長子明成攻大坂有功○
上杉景勝乘家康之西也以兵四萬附兼續令攻最上義光于

狗三成
行長僧
惠瓊斬
于六條
河原
輝元削
髮稱宗
瑞

山形義光設二十五砦待之請援於伊達政宗政宗發兵二萬
赴之兼續拔二十一砦進攻長谷城起樓櫓鑿地道晝夜攻擊
城將志村高治善拒景勝又遣中村式部攻上山城不利義光
政宗合兵來援兼續軍中有傳呼曰上國軍敗矣已而使者至
自會津傳三成敗聞命班師兼續曰聞變而退怯也乃使人入
城告故且日鼓衆齊登陷其外城而返義光政宗與高治尾擊
之兼續返戰二十餘次而至米澤○冬十月朔命與平信昌徇
石田三成小西行長僧惠瓊斬于六條河原併長束正家首梟
于三條磔伏水城中應敵者十八人于栗田口三日家康納毛
利輝元降削其封六國予周長二國徙治於菽門令其子秀就
為任子初輝元避城居于水津別第削髮稱宗瑞請降家康家

康與其親信井伊直政密議曰毛利氏右族不可遽加讓削而
 廣嶋其治所也不奪此莫以正典刑焉議未決會輝元使者來
 曰生死唯命若無大仁得領周防長門望外之幸也家康大喜
 許之盡收其餘六州○除增田長盛封尋放之岩槻武家康命
 藤堂高虎池田長幸收其邑郡山○時渡邊了吉光與田中角之
 助為郡山留守高虎長幸率兵至郡山城下傳命二人對曰臣
 受主命守城非有主命城不可致也高虎長幸聞之家康既而
 長盛書至命致城於二將二人見之曰此非真蹟也願得真蹟
 高虎長幸又聞之家康了謂角之助曰我數建違言內府必怒
 若有緩急我先殺妻子然後與子俱死我孥徒之內城矣子盍
 亦同徙也先是角之助以妻子為累出之城外至是意悔告以

非有主命城不可致

渡邊了以鳥毛為徽號

故了曰吁無及也頃之長盛手書至諭以致城二人拜讀乃致
 城而去高虎深喜了義招之其在郡山食邑一萬石高虎倍之
 給二萬石○初豐臣秀吉之東征也了從中村一氏攻北條氏
 勝於山中城城外有一寨一氏令了往訶之了曰若敵兵寡弱
 可攻而取即舉麾請速進兵定約而去了近寨視之兵寡無備
 因麾之如約一氏急進軍了以鳥毛為徽號長丈餘躍馬先登
 秀吉遙望見其徽號使人問之乃了也秀吉嗟嘆令諸軍為聲
 援了奮戰拔寨斬守將間宮好高直進攻城城兵不能支氏勝
 棄城遁秀吉召一氏及了褒獎之由是了名顯天下後有故去
 仕增田長盛○岡田喬曰渡邊了小田原及大坂之役多功然
 終以驕慢廢要之功罪不相掩也獨其為增田長
 盛守郡山欲舉家殉節可謂烈矣東魏崔楷為殷州刺史為葛
 榮所攻或勸楷單騎之官楷曰食人之祿者憂人之憂吾獨往

將士誰肯同心哉遂舉家之官或又勸減弱小避之措遣幼子及一女既而悔之遂追還夫了之事甚類措而角之助之脫妻一也。但措守城而死而了則出城者義不同耳。長盛黨三成固無足論了受其詔為之居守其拒命不肯致城者特以無長盛命也。猶福嶋丹波波正則書而後致廣嶋東照公不奪了之志盡允其所請是非徒慮損兵乃以至公之心完天下節義之士也。當是時若了之請不得允長盛死生亦不可知則了必踐其言而死必不偷生苟免矣此余所以有取於了也。比之小田原大坂之功何啻十倍哉。○於是發使者收浮田氏封國人散亂無復抗者。○青木一矩丹羽長重等亦坐觀望失邑而長重有才略其歸順先關原役以故復祿之食十萬石。○細川忠興憾小野水重勝圍其父玄旨于田邊城請討之。十八日伐福智山波取之重勝自殺。○石川頼明與圍大津及是而降其父數正以為德川氏叛臣不許當斬并重勝首梟之。○嶋津義弘之歸自關原其兄義久伯龍囚之而乞降。○家康曰

細川忠興討小野水重勝梟之嶋津義弘乞降

我初遇義弘父子甚厚何所負而黨亂人是固在所不許雖然吾不忍復勞兵乃許其降義久欲來謝會疾作伊集院族亦為亂以故未能來也。○秀家經近江為土兵所困獨從侍臣二人匿山民窟室聞捕者至欲自殺從者止之請其寶刀出告東軍以秀家既死獻刀為證秀家微服至大坂聞其國已覆沒竟走薩摩其妻前田氏利長妹也大歸加賀會嶋津氏納降遂就潛匿焉。○後數年利長間得其實告之江戶乃召浮田氏臣嘗告其死者詰之告者請死家康喜其忠祿之於是忠恒白曰秀家實在臣所彼為關原渠率天下所不容雖然窮來投臣臣不忍殺願幕下枉包容之乃宥死一等流之八丈嶋以明年赴配所。○浮田秀家竄于八丈嶋秀家子八郎尚幼傳母澤橋氏阿佐志

浮田氏臣某告秀家既死後數年得其實

國史各二編卷之三

傳母澤
橋氏從
秀家父
子入八
丈嶋

哀其襁褓赴嶋乃抱其兒見秀家夫人請曰妾不忍郎君遠謫
將從焉敢以兒累夫人夫人深感其志許之乃徒跣至官府請
從八郎入嶋吏以有禁不許傳母號泣欲自殺家康聞而愍焉
曰婦人與男子不同宜許之傳母大喜從秀家父子入嶋傳母
既往夫人愛其子過所生稍長則請利長祿之賜三百石是為
澤橋兵大夫兵大夫三歲而與母訣不識其姿貌日夜哀慕不
已居無何致仕去國遂為僧曰一心雲踪杳然不知其所之厥
後元和中秀忠朝于京師入二條城觀者如堵有一浮屠捧封
書突出犯鹵簿乃一心也從士怒欲斬之秀忠自輿中見焉曰
僧也勿斬從士捕縛至駕前秀忠取書視之叙八嶋省母之請
秀忠以其嘗仕加賀也付之前田氏既而秀忠還江戶前田氏

僧一心
捧封書
於秀忠

一心申
前請甚
力

亦挾一心東下一心申前請甚力秀忠憫之令有司喻之許召
母相見一心曰某三歲時捨而不顧鞠幼主於海嶋其志操如
此雖召之不来秀忠試使人召之母固辭不肯乃令有司喻曰
果如汝言然八嶋事竟不可允汝當絕望其他有所求請將許
之一心愀然久之曰然則有一焉浮田氏室加賀侯妹而八郎
乃其甥也願命侯每歲輸資用於嶋使吾母君臣無凍餒之患
於是令利長給金穀藥物器用之屬於海嶋諸侯聞其孝義爭
以重祿聘之一心曰我無宦途念竟固辭不就後再仕前田氏
受祿如故粗衣菲食不蓄妻妾未幾而夭
○安積信曰嗟乎澤
橋母子儼然孤寡耳
然而東照公憫其忠節下寬大之命台德公感其孝義及復慰
喻不翅慈母之於孺子所謂聖王行政先天下之窮民者澤橋
母子忠孝萃于一
家亦偉矣夫○初加藤清正之圍宇土力戰奪其羅城八白

一心請
求每歲
輸資用
於海嶋

告急于義弘。義弘發水陸二軍進伐佐敷加藤氏邑。以救宇土。晝夜
 攻擊城中大窘。清正使關原逃卒入諭焉。宇土守將小西隼人
 自殺致城。八白亦降。薩師援八白至水股小西氏邑。而宵遁。○黑田
 孝高與清正剋期南徇。筑後鍋嶋直茂舉兵應之。擊立花宗茂。
 宗茂既降東軍。孝高、清正和解之。召立花增時行成。宗茂乃出
 面曰。公等豫知內府必勝。非我所及也。清正置之。熊本遂與孝
 高徇下毛利秀包筑紫廣門邑。○日向伊東氏世與薩摩仇。祐
 丘嘗會東征。卒於大坂。及難起。子祐慶馳還國。伐旁近黨賊者。
 克之。伊東氏其先居伊豆之伊東。因氏焉。祐經者寵於源賴朝。
 為仇所殺。其子祐宗受任于日向。逮足利氏時。其裔孫祐克受
 封于日隅二國。數傳至祐國。與嶋津氏戰而死。祐丘為其孫。又

日向伊東氏世與薩摩仇

為嶋津氏所追。流落經年。及秀吉西征。裁復五萬石之地。於是
 祐慶謂薩我宿讐。機不可失。攻取宮崎。佐土原。十一月。孝高、清
 正合二肥。二筑。二豐。兵臨薩摩境上。孝高度薩必歸降。貽書清
 正。故緩師期。以蒞東。報祐慶引兵來會。家康聞之。下令告嶋津
 氏。既下。弭其兵。祐慶憮然失望。爾後九國無事。伊東氏至今憾
 之。其群下每正旦相見。必先曰。勿忘薩仇。對曰。諾。然後納慶云。
 ○長曾我部盛親還自關原。因井伊氏乞降。許之。盛親有庶兄
 與藤堂氏善。盛親恐其代已。迫使自殺。家康聞之大怒。奪其封。
 廢為庶人。○真田昌幸與少子幸村來乞命。家康不許。長子信
 幸因井伊、榊原二氏請。末滅家康。使言之於秀忠。秀忠作色曰。
 我之所以愆關原之期。取嗤中外。實終天之憾。而致之者。昌幸

每正旦相見必先曰勿忘薩仇

真田信幸乞命

也必處之死信幸固請曰嚮也關原之役臣雖無似夙辨順逆
 寧負父不能負君今坐視父死不能救罔極之恩謂之何伏冀
 臣父臨刑之日先賜臣自盡使臣父視臣死知臣之不終負父
 父子之親於是乎全矣臣亦將含笑入地是臣死之時猶生之
 日敢布腹心康政擊節嗟稱曰孝哉言也義朝當愧死於地下
 也乃與直政入白之家康秀忠皆動容嘆稱為減死一等併幸
 村放之高野昌幸居九年而死○十二月家康與秀忠及諸親
 信義曰禍亂略定當割天下賞有功乃以關東八國立為根本
 之地居江戶城如故以越前尾張近江伊勢封宗族舊臣其餘
 盡為外藩賜加賀能登越中于前田利長為一百萬石賜肥後
 于加藤清正為七十萬石賜備前美作于小早川秀秋安藝備

義朝當愧死于地下
 割天下賞有功以關東八國立為根本之地

後于福嶋正則筑前于黑田長政播磨于池田輝政並為五十
 萬石賜豐前于細川忠興為四十萬石賜紀伊于淺野幸長筑
 後于田中吉政並為三十萬石賜丹後若狹于京極高知因幡
 伯耆于中村忠一出雲隱岐于堀尾吉晴土佐于山内一豐阿
 波于蜂須賀至鎮讚岐于生駒一正伊豫于加藤嘉明藤堂高
 虎並為二十萬石賜飛騨于金森可重丹波福智山于有馬豐
 氏美濃高須于德永壽昌伊勢神戶于一柳直盛其阿濃津于
 富田知信其松坂于古田重恒伊賀于筒井定次信濃上田于
 真田信幸因幡鳥取于池田長吉備中庭瀨于戶川達安豐後
 日出于木下延俊或益封或依舊賜肥前四萬石于寺澤廣高
 美濃二萬石于西尾光教以信濃之邑賞木曾諸士諸降附之

國朝二編卷之三
 三
 五朝

國改立其嗣賜薩摩大隅日向于嶋津忠恒為七十萬石賜長門周防于毛利秀元肥前于鍋嶋勝茂並為三十萬石以攝津河內和泉六十餘萬石隸大坂賜越前于少將秀康為六十七萬石賜尾張于下野守忠吉為二十萬石賜近江澤山于井伊直政為十八萬石賜伊勢桑名于本多忠勝併舊封為十七萬石賜美濃加納于奧平信昌其大垣于石川康通賜上野高崎于酒井家次駿府于內藤信成濱松于松平忠賴岡崎于本多康重增酒井忠利秩為萬石餘各有差外藩以今歲發命舊臣以明歲發命家康乃使秀忠入朝告成事○及黑田長政得大封也孝高東上賀捷且拜賜家康慰勞欲奏進爵置湯沐邑于上國咨諏大政孝高辭以老病無復意於世事且曰長政已受

外藩以今歲發命舊臣以明歲發命

留侯果與赤松遊

天皇以政仁為皇太子

大藩為榮多矣就享其養足以娛餘生焉列侯諸將日踵其館贈遺山積門外為市孝高不以為意也尋辭歸而灌園秀忠聞而嘆曰留侯果與赤松遊○中井積善曰如水氏之為人非有資沈勇而有慮故所付度能不失其當見時量勢進退取舍無微不至其於豐公也揣見忌而能避焉於我東照公也畏盛滿而能損焉智矣哉我台德公目以子房者之矣○菊池純曰先登殿戰塞旗斫將矢石下而不驚白刃交而不動者人皆可致之邪曰非智技於戰察事未然以能貽其孫謀者人皆可以致之邪曰非智技於萬眾者則不能也蓋自永祿天正以至元和和之末謀臣猛將不識其人而勇畧智謀無有之者不過屈指前有小早川隆景氏能識太平之基而終始恬退固以寵利居成功勇退高蹈或娛以開太平之基而終始恬退固以寵利居成功勇退高蹈或娛思諷詠或放情丘壑智謀則類於留侯不殺則似於曹彬亦兩間有數之人而黑田氏奕世有茅土之富獨小早川氏之鬼不血食者予別有其說○天皇廢皇太子良仁立皇子政仁為皇太子初秀吉菊亭晴季以私謀儲貳遂亂嫡庶之分

為皇太子初秀吉菊亭晴季以私謀儲貳遂亂嫡庶之分

天皇弗懌。至是咨之家康。家康對曰。臣聞之。嫡庶正分禮也。

天皇大悅。乃立政仁。○紅毛人至界府。始通互市也。○家康嘗

言。人不可以不知道。苟欲知道。不須不讀書。應仁以還。君臣相

虐。父子相賊者。皆以不知道也。於是命有司。取經籍。未經刊行

者。盡上之。木。文教亦漸振焉。○中井積善曰。善夫東照公。當國

於右文之治。元和止戈之後。儒教大闡。卓越于前代者。蓋有自

來也。矣。抑承平十有三紀于今。唯元祿享保間。易四書。普救方

六。喻衍義等。二三官刻。為得其遺意。其

他。概乎。以聞焉。噫。嘻。繼述。亦有不易歟。

國史略二編卷之三終



